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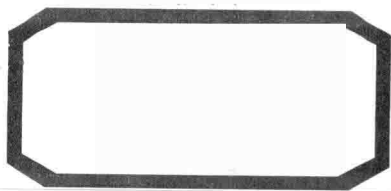
王小波 合集  
李银河

# 我的精神家园

王小波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 CITIC PRESS



# 我的精神家园

王小波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精神家园 / 王小波著. —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 
2015.12

(王小波作品集)

ISBN 978-7-5086-5652-6

I. ①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4383号

## 我的精神家园

著 者: 王小波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6.5 字 数: 17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5652-6/1·720

定 价: 24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





## 序言

王小波文字的高度是中国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，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纯净。不仅没有自我审查，不带商业性，而且达到了美的高度。

在中国，很少能有摆脱了审查的作品，不是外部审查，就是自我审查，这是写作者都要经历的。但是，王小波是一个幸存者。他之所以能够通过外部审查，原因在于完全不对话，鸡同鸭讲，不在一个论域。中国这几十年的文学大多要么是歌德派，要么是批判派。前者是政治的延伸，图解；后者是对现实的揭露，批判。王小波的写作既不歌颂，也不批判，在另一个论域，即纯粹的对美的追求。所以，外部审查对它无话可说，也挑不出毛病，就像人会挑人的毛病，但是不会去挑一只夜莺的毛病，因为它只是唱歌，不懂人们说的话，也从不插嘴。

在小波离世后，中国才进入商业社会，写作才可以赚大钱，而在他写作的年代，卖钱从来不是写作的动机。人们只是为宣传而写，或

者为批判而写，或者为美而写，并不会为赚钱而写，因为文学从来不能赚钱，那点儿稿费也完全不能养家糊口。

在政治性和商业性两个论域之外写作的作家不是没有，但在所有的写作者当中肯定是少数；而偏巧像王小波那样有文学天赋的人在其中又是少数的少数。因此，王小波就成了政治和商业两股力量冲击之下的幸存者，也是一位佼佼者。在这个新的版本出版之际，在此唠叨几句王小波的写作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，是件饶有兴味的事情。是为序。

李银河





## 目录

- 我的精神家园 - 001
- 关于“媚雅” - 005
- 长虫·草帽·细高挑 - 009
- 卡拉OK和驴鸣镇 - 013
- 从Internet说起 - 016
- 奸近杀 - 020
- 外国电影里的幽默 - 024
- 电影·韭菜·旧报纸 - 028
- 商业片与艺术片 - 034
- 我对国产片的看法 - 038
- 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 - 042
- 电脑特技与异化 - 046
- 旧片重温 - 050

- 为什么要老片新拍 - 055
- 欣赏经典 - 058
- 好人电影 - 063
-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- 067
- 有关爱情片 - 072
- 《祝你平安》与音乐电视 - 076
- 承认的勇气 - 079
- 明星与癫狂 - 083
- 另一种文化 - 088
- 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 - 093
- 电视与电脑病毒 - 096
-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- 101
- 门前空地 - 104
- 卖唱的人们 - 108
- 打工经历 - 112
-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- 117
- 北京风情 - 121
- 文化的园地 - 124
- 环境问题 - 129

- 个人尊严 - 133
- 君子的尊严 - 138
- 居住环境与尊严 - 142
- 饮食卫生与尊严 - 146
- 有关贫穷 - 152
- 有关“伟大一族” - 157
- 有关“给点气氛” - 161
- 生活和小说 - 165
- 我看老三届 - 168
- 苏东坡与东坡肉 - 173
- 驴和人的新寓言 - 177
- 愚人节有感 - 180
- 写给新的一年（1996年） - 183
- 写给新的一年（1997年） - 186

## 我的精神家园\*

我十三岁时，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。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，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，在那个柜子里，有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，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，甚至还有《十日谈》。柜子是锁着的，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。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：你小，身体也单薄，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。但实际上，在揍我这个问题上，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，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，总给他这种机会。总而言之，偷出书来两人看，挨揍则是我一人挨，就这样看了一些书。虽然很吃亏，但我也并不后悔。

---

\*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5年11月30日《北京青年报》。

看过了《变形记》，我对古希腊着了迷。我哥哥还告诉我说：古希腊有一种哲人，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。有一天，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，见他不在，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，在上面随意挥洒，画了一条曲线，交给朋友的家人，自己回家去了。那位朋友回家，看到那块木板，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，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，待他出门时闯进去，要过一块木板，精心画上一条曲线……当然，这故事余下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：哲人回了家，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，又取一块蜡板，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，送给朋友去看，使他真正折服。现在我想，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。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，终于傻呵呵地说道：这多好啊。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，我并不羞愧。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，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。此外，人有兄长是好的。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。

长大以后，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。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，我则学了理科；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、对热力学的体会，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。再大一些，我到国外去旅行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，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“拜伦塘”，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。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，最初的爱无可替代。所有的智者、诗人，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。我总觉得，这种

爱好对一个人来说，就如性爱一样，是不可少的。

我时常回到童年，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，很多繁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。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，而且是人文的事业；就如有一条路要走，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，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，那就不是走一条路，而是背一本宗谱。我听说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：要背全本的普希金、半本莱蒙托夫，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（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）。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，我就不说了，以免得罪师长。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，但我也不想说服谁。安徒生写过《光荣的荆棘路》，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，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。当然，他是把尘世的器器都考虑在内了，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。用宁静的童心来看，这条路是这样的：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。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，在每个花蕊上，都落了一只蓝蜻蜓。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，就要用这样的语言。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：告诉他们，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。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：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。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，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。

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：要重建精神家园，恢复人文精神，就要灭掉一切俗人——其中首先要灭的，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。假如说，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，买了别人的书，就没钱来买我的书，所以要灭掉别人，这个我倒能理解，

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。假如真有这么深奥，我也不赞成——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，严守诚实原则，反对不正当的竞争。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，这个念头我没有，也不敢有。既然如此，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（包括这篇文章）的动机。坦白地说，我也解释不大清楚，只能说，假如我今天死掉，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：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；也不能像司汤达一样说：活过，爱过，写过。我恐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，所以正在努力工作。





## 关于“媚雅”\*

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谈到有关“媚俗”与“媚雅”的问题。作者认为，米兰·昆德拉用出来一个词儿，叫作“媚俗”，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，放弃了艺术的格调。他还说，我们国内有些小玩闹造出个新词“媚雅”，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词的意思我倒知道，是指大众受到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，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，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消受得了。在这方面我有些经验，都与欣赏音乐有关。高雅音乐格调很高，大概没有疑问。我自己在音乐方面品位很低，乡村音乐还能听得住，再高就受不了。

---

\*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2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杂志。